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二十一  
至二十四



13  
849  
139





門 4 3  
849  
139



册府元龜

去齊晉後至代北長發選也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任謀

夫經武之畧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蓋所以  
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決機制勝以懋厥功  
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  
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於麾下揣摩周悉計畫



先定言之可用舍已而從人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  
 用能剖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庸無失相時之機  
 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  
 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為上矣  
 欒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  
 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郎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  
 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將許之武子樂書知莊子荀首  
 中軍佐范文子士欒上軍佐韓文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  
 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  
 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  
 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  
 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  
 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  
 鈞從眾鈞等也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  
 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魯在文十四年晉



人寘諸戎軍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

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其聲

趙奢為趙將時秦伐韓軍於闕與趙遣奢救之兵去

邯鄲三十里而令軍出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軍武

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也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

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

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

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

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

鎖之誅趙奢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

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

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解而走

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

許歷為國尉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



孫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闔者不搏戰音批允擣虐刑格執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取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韓信為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軍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

東伐齊何若有功

何若猶言何如也

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圖謀也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于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

讀曰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

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

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

顧念也

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



而失之軍敗鄙下

嘗山縣也光武即位部于此鄙故葛邑

身死泝水上

今是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

安君各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

媮食傾耳以待命者

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倫字同苟且也言爲美麗之衣苟且而

食恐懼之甚不爲長久之計也

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是下

舉勅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見顯露也屈盡也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殫竭

殫亦盡也

若燕不破齊必

距境而以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臣愚竊以爲過矣信曰然則何繇

繇從也言當也從何計也

廣武

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

至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首謂趨向也

然後發一乘之使

奉咫尺之書

八寸曰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

其遺語耳

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爲齊計矣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

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爲車騎將軍景帝二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

擊吳楚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剽音匹妙反願

以梁委之絕其道乃可制也帝許之

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

都尉爲畫此策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亞夫既發至霸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宗廟安不



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陀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  
 右去走藍田右謂少西去也出武關抵雒陽抵至也間不  
 過羗一二日右去行遲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  
 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不意其猝也大尉如其計至雒陽  
 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乘  
 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  
 今為將軍計莫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

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餽  
餉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反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  
 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昌南輕兵絕吳饗道竟破吳  
 楚  
 後漢傳俊為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揚州  
 俊素聞汝南鄧暉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  
 軍政暉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死不得斷人  
 支體裸人形體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塚陳尸掠奪  
 百姓暉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  
 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



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任尚安帝時爲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詭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日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

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鈇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騎獲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興平二年爲袁紹所破於鮑丘瓚遂守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官請說



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分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表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袁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拯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

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振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大祖時爲厲鋒將軍劉備遣吳蘭屯下辨大



祖遣洪征之以曹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前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吳呂蒙爲左護軍漢昌太守討關羽騎都尉虞翻從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

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爲奮武較尉代周瑜領兵時呂蒙爲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是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晉陶侃爲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諸將請於



察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  
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察浦地下又在水南惟  
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  
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  
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美曰若遣救大業  
步戰不如峻賊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  
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美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爲寧朔將軍與下邳大宗劉鍾等同討譙  
縱帥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  
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數重柵衆未能攻

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因  
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  
然前揚聲言大將繇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  
軍逼之出其不意候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覓  
而攻之勢當必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  
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  
進無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  
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  
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爲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



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  
 謨復以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境陵隨二  
 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  
 故臧質義軍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  
 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聞賊盜盛遣  
 司馬管法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  
 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  
 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  
 曰今餘東卒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  
 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嘗刑不可先退賊

衆雖多情而不整今此

卷田

赴之護之曰逆徒此

南州有三萬人而麾下

裁十分之二若往造賊敵處

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

景納

具言悉遣精兵助玄謨

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

張旗

賊梁山望之如數萬人

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

安繇是剋捷帝遣冊

陽尹顏峻宣旨慰勞與沈慶之

俱以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惠景為徐州刺史明帝

建武二年虜圍鐘離

時張欣泰為將至隨惠景救虜

為徐州軍所挫更

欲於邵陽州築城惠景慮為久患

欣泰曰虜所以築



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運自息惠景從之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惠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惠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惠景乃聽虜過

梁鄧元起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十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从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上一政慢民多詐疾若險巴西一郡籍注因一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浩令李膺諫曰使軍前禦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

附於我觀德若糺以刻薄必不堪眾心一離雖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應曰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應曰退率富口上軍資未幾得三萬斛王僧辨為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申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為車騎大將軍督河四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克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



參不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  
還為亂必速不以為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犯  
皮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  
未幾諸氏復反楊文德為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  
討平之時豹子次子下辨聞圍解欲還蜀遣使謂豹  
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發舉為難不如陳兵以  
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  
府仇池鎮將

長孫稚為尚書僕射雍

州刺史蕭寶實據雍州反詔

稚討之軍次弘農副

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

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畧抗  
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  
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掉西岸  
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  
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  
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  
猶足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以為  
人使未可以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  
亂矣寧堪圍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湑所部之人  
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



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其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鎮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車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黃門郎楊侃爲北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雒侃從孝莊帝幸河北及車駕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崖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兵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繇可保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



汾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若尾旣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侃等遂與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禽之顥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為武衛將軍裴俠為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雒州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矛戈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

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為驃騎大將軍鎮弘農郭賢為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筭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隋李景簡較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摧毀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閣待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援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李孝逸爲左屯鈐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殿下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晉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兵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閭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候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遛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

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將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鬪其衆寡強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尅旣尅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



兵擊敬猷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先是敬業方南  
攻潤州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連超據都梁山以  
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率尉遲昭夏侯瓚  
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  
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  
軍直趨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薛克構曰  
超雖蒙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  
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  
之尅超則淮陰自懼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  
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  
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  
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  
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過軍屯於下阿谿以  
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  
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  
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黨振  
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封嘗清爲安南節度封大勃律時次賀薩勞城一戰  
兩勝嘗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餽我也請備  
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李岑為宋州刺史史朝儀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  
食盡賊垂將陷之岑計蹙別駕劉昌為謀曰今河陽  
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麪可  
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眾以為  
危昌請守之昌被鎧持楯而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  
眾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僧惠為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坂僧惠將受靈  
曜牽制別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惠召昌問  
計昌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請闕請討靈曜  
遂剪靈曜左翼

耶君牙為李晟都虞候屬駕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  
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  
中之事晟唯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  
乎乃有始帥帥之重當全誠之任四叛臣之猶豫乘  
隙存元龜



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麪可  
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眾以為  
元昌請守之昌被縛持械而登之陳逆順以告論賊  
衆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德惠為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叛德惠將父  
中少專與帥與吾平商量少出入莫可計而聞也  
簡兵前敵兼野來俄圍讎必魏軍海期討營軍  
淮昔平盡李吳潛莫到歸黨幸奉天吳率兵平淮河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  
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  
麾下之疑問或迫近強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



士指顧定其向背於是精懇內激勇節兼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人推服絕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坦懷以御下而羣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奇功乃集自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殆宏量超世獨見而無惑脫畧嘗瑣之態迥臻幾繫之表者豈足與議哉

魏張遼爲裨將軍太祖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綏

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乃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

晉李矩永嘉初爲汝陰太守時大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尋表元帝知矩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琨承制假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藩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



去

劉弘爲南蠻較尉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  
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  
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於夏  
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問侃者弘不疑之  
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  
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  
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闕境  
謝尚爲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  
襄初爲石祗驃騎將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

流矢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其弟爲佐單  
騎度淮見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  
交款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爲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  
軍屯枝江二寇交通又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  
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  
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  
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  
有去者盧循逼京邑循黨荀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  
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



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  
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夾轂隊主  
焦度爲先鋒及事敗逃宮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  
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  
以爲已鍾南叅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梁尋陽王大心爲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  
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  
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沙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王僧辯爲左衛將軍將兵討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  
有膂力譽委遇甚重僧辯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  
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  
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仙每  
戰皆有功

後魏王罽爲大都督鎮華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  
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  
罽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  
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罽受委於此以死  
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沒者亦



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周趙景爲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羗撫而使之皆爲景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羗者趙景有之矣

隋李景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片

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爲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踈遠皆至卧內每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欲棄同卽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戒勵子弟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承泰元年儀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



子儀使喻廻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廻紇曰謂令公歿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可敵柰何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持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此是廻紇皆捨兵降馬拜

曰是我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真興元初爲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田悅時朱滔王武俊皆反朱泚既汙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朱滔悉幽薊軍借兵廻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於希烈無何希烈僭僞有臣屬羣賊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



曰僕今日此舉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士以聽朝命亦惟子奮勵士馬東嚮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其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簡較司空實封五百戶

馬燧爲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真同討田悅時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楊鉢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不勝其怒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降宜戮力剪撲令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引歸李晟諭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今公遽自引去柰衆議何燧乃疋馬詣抱真壘與之交歡請釋舊憾時洛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盧玄卿爲刺史兼



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將神策兵馬前時隸抱真  
又請兼隸燧以示叶同詔並從之興元初詔燧及渾  
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  
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  
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  
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  
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  
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  
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  
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為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

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  
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  
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  
堡降燧廷光道旣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  
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為主  
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  
曆中領南衙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簡較工  
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  
擢降將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



冊府元龜 雜錄

十為懷州刺史

柳公綽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北虜遣梅祿將軍  
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  
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有襲奪大原故  
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  
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  
及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嘗禮及市馬而還不致侵  
犯陘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  
鎭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  
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

者請母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  
效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吳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  
入與語詞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促生將士  
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擁眾數萬不可遽破者用  
陳光洽之謀也其能擒光洽後以降秀琳愬然之與  
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眾五千人來降愬令  
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眾  
皆號泣願為愬死連下城柵擒賊時柳野矛李嘗奏  
張希岸梁希果愬每怡其氣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一



險易城鎮之遠邇盡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興橋柵  
鎮將李祐者奇士我能取之獲祐則元濟爲擒必矣  
乃命部將史用誠馬少良親指教以遣之未幾果擒  
祐祐氣畧兼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怒請烹之愬不  
許愬乘間嘗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  
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  
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  
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澤潰溢不可行行  
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覆官車簡牒曰  
至且言得賊謀具其事云云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

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  
亦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以送京  
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祐至京  
師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畧爲散兵馬使授刀使佩之  
夜則倚以巡警或夜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  
往往達旦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畧六院兵馬使時  
又舊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謀  
反以情告愬益知其虛實是時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繇是愬乘其無  
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期於



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人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夜陰晦雪雨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帥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爲

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此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鶩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鑊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元濟不信又告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嘗侍傳語乃曰是何嘗侍乃得



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棄城而自督戰  
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訪重質家安邸之使  
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  
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怨死已立奇功乃慨然單騎歸  
愬白衣叩伏愬前愬前揖登階待以賓禮與之食時  
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  
薄城焚其城南門百姓爭負薪藁以委之元濟城上  
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  
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及厨廩之間盡復其職使之  
不疑乃屯軍鞠場以侯裴度

裴度爲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悅舊  
令逢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  
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  
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  
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  
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  
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  
卽時平定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  
外奉朝旨而心嘗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



營歸路繇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馳日與人鄰道柰  
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  
令狐楚爲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喬移鎮滄景以河  
陽銳卒三千爲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上中路潰散  
復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卽疾驅赴鎮潰  
卒亦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軍楚單車出迎諭以逆  
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驅以歸憲宗素嘉其功  
旋急詔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  
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瓜牙熟寢經宿而還

### 任能

夫良將之爲政也豈特專握旄節獨運智力故必虛  
懷容衆推已及物不憑勢以自大不固祿而忌進思  
得能者引以共濟則有取於鄉閭拔自卒乘隨其指  
顧備用非一或采幕府之後委以經畧或選偏裨之  
傑置諸顏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之所慕大  
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親  
友捨諸過咎聽效謀勇輪轅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  
勝曷嘗廢人故雖盜之穿窬亦無棄其蛛蝥之巧耳  
子發爲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



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賚一卒賚備也子足也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大盜也何以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帷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

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分較尉王申生等軍

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郁成國名貳

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

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郁成王與桀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屯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

遣護軍傅玄擊破寵將李豪於潞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初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羗

軍到冀而羗豪布橋等圍南郡都尉於臨洮道險防

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擊之羗又敗



戊巳較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帝羅谷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冲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西道三道俱擊破之

竇憲爲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羌較尉鄧訓曉羌胡方畧上來俱行魏鍾繇爲司隸較尉鎮關中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繇遣新豐合張既說將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

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以楊儀爲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儀嘗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辨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嘗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



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為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自溧陽徙屯牛渚瑜

以永安人饒初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

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時王濬參祜征南軍事

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祜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

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

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

濬為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祜雅知濬有奇器乃

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庾翼為安西將軍鍾武昌時將兵都尉錢順陳事合

旨翼拔為五品將軍

宋宗慤為廣州刺史時始興王征北長流參軍沈懷

遠坐納王鸚鵡為妾徙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

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

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軍事平慤且為陳請繇

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為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

領兵鍾壽春以寧朔將軍張稷為副魏衆稱百萬圍

城累日經畧處分文季悉委稷焉



張冲以鄧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大守鄧元起  
戍三關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  
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  
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叅軍事

蕭穎胄為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穎  
胄引樂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  
後魏李崇為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  
穆為別將隸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  
將議曰朔州是北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  
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

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  
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大將軍為行臺拒梁師於硤石  
詔陽因為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  
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  
城

蕭寶寅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啟統軍李瑒  
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我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  
直天穆捶撻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  
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



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  
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  
之安樂王鑒為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眾強未得前遣  
使徵趙郡人武愨表授武騎嘗侍假節別將鎮鄴城  
車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  
鑒命愨為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於江上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岳乃集諸軍  
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志勇過人

方可受此寄耳眾咸共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為然遂  
遣鎮城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欲以隆  
州刺史陸勝為副趙王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  
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雒欲與此人同行汝彼  
無事且宜儻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亦  
隋楊素為內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憎浙江賊帥高智  
惠等作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素以開府魚俱羅  
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其討賊  
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



馬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  
陳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  
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  
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為信夔二州總管時李靖亦  
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  
器械悉召獯狁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授職典左右兵  
杜希望為河西節度使時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  
較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  
城或言忠嗣之才足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

河西旣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  
行軍兵馬

張守珪為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盜羊  
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  
欲滅奚契丹爾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  
遂釋之令與兩蕃將史思明捉生祿山素習山川井  
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卽生擒奚契丹數十  
人守珪轉奇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為守  
珪偏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為已子  
哥舒翰為隴西節度使以王思禮為押衙天寶二三



載吐谷渾蘇毗王有誠款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處去十四載安祿山反翰奏思禮爲開府儀同三司兼大嘗卿同正員充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呂諲上元初爲荆南節度使諲初爲隴右判官素諳諸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爲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使其威惠  
郭子儀爲東都及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時史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

設降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爲劔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爲利州刺史及武再任過利州心欲輟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耳又好利誠皆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遣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卽具稱疾棄官之劔南武奏爲漢州刺史

路嗣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質反五嶺搔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晃使分其



務羣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敢得八千人以繞其後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瓦橋嘗慮滔來攻故乃以飛狐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卒七千配焉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為荆南節度使庾準衙門將准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繇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希

烈初授節度銳意立功見少誠深與計慮乃以少誠

所見錄奏有詔慰飾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

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遂平崇義

劉玄佐建中初為宋毫節度使召平盧軍使劉政臣

子全諒入軍中為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

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

嗣曹王臯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鏐

使招邵州武崗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

臯改江南西道節度至州乃大集將吏今日嘗有功

而未申者可別為行有策謀及能為器械可以佐軍



者亦別爲行於是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臯  
察慎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王  
諤委之中軍以馬燹許孟容爲之賓介繕甲兵具戰  
艦得軍三萬餘李希烈南侵臯請諤屬以勁兵三千  
進尋陽臯自以全軍歸九江旣襲得蘄州盡以衆渡  
乃表諤爲江州刺史充都虞侯先是伊慎將江西兵  
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擢臯任之乃陰遣遺之  
鑠甲又詐爲慎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卽遣軍使至  
臯表請捨慎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爲軍中使又至臯  
乃勉之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

鋒而率軍繼之貴其有功果大破之斬首數百慎方  
得免罪及臯爲荆南節度使表鏐爲江陵少尹兼御  
史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尋裴泰鄙鏐請去乃復以爲  
都虞侯

馬燹爲河東節度署奏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仍爲軍侯自良勤恪有義燹深委信之魏博田  
悅叛燹與李抱真同討自良嘗爲河東軍大將摧鋒  
陷陣遂破田悅及討李懷先於河中自良專爲都將  
前後戰功居多燹之立功名繇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晟建中未爲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逵



自奉天來奔京兆司錄李敬仲持府印攝節度判官  
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  
授朝臣戴休顏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  
度受休顏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  
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武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  
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入賊  
嚴礪元和初為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闢阻兵礪  
儲備有素拔嚴秦為都將累獻俘馘繇是加簡校左  
僕射

析公綽元和中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  
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  
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  
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湏江直抵安州  
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望以屬韃負  
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  
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  
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  
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  
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較日行



啓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

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崇文子嘉王傳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爲殷州治郾城用承簡爲刺史

李勣爲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吳元濟將李祐祐有膽畧愬釋其死厚遇之而衆情歸愬因送祐京師且上表救之而朝廷遣祐還愬大喜卽以三千精兵屬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謀臨日多出於祐淄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爲武寧軍節度使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秦州司戶愬上表請

愬重質於軍前駢侯卽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牙將烏重喬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吳元濟於淮西請寧州刺史曹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一



任能

卷之四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四

討逆

夫式遏亂略詰誅暴慢者將帥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遺君父蓋謂是矣乃有受任闔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寄以經武為職其或凶德嘯聚奸黨竊發殺掠吏士跨據城堡睢盱倔強滋蔓充斥繇是率勵有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



衆奮揚威怒罔繇申覆亟往殄滅允所謂疾雷之作  
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  
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鐔爲楊化將軍建武二年爲右將軍萬修徇  
南陽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  
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鄧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  
走還堵鄉

劉尚爲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  
尚討之時越雋太守任貴謀叛尚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  
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率  
諸將討破之

趙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  
聚黨據陳倉儼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卽破滅  
蜀鄧芝爲督江州延熈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  
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爲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  
且等爲亂六年二月遜討且等其年皆破之  
晉吳彥武帝時代陶璜爲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  
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王浚爲驃騎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掖令劉相根反自稱掖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浚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爲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荊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襲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

陶侃爲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湘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桓谿爲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



逐太守桓瑛據宛城以叛谿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

宋杜慧度晉末爲廣州將軍持節督交州諸軍事會賊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孫李奔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俚率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火蝦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太子步兵校尉爲王玄謨軍副屯碭碓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酉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至於江沔咸罹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爲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畧廣州明帝以萬周爲步兵較尉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之不獲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侯生擒元初斬建康市陳顯達爲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蕭懿爲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兵襲京師江夏王寶玄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棄衆走

陳陳景詳爲豐州義軍主至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

文寶舉兵反景詳斬文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紇

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

順率衆討之

略陽公元遵爲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

陵渤海章武群盜並起元遵討平之

長孫嵩爲安南將軍鎮冀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

都右將軍尹國先督租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



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都年六月渡澤劉  
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都署官屬攻逼建  
興郡屈討平之

奚斤爲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爲亂  
斤討平之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  
兒收合輕俠矢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  
召伯兒入天安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  
公孫軌大武時爲平南將軍時宋將到彥之遣其部  
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

黨丁零叛軌討平之

陸眞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  
宋明帝署龍驤將軍扇動鄆藍屋二縣聚黨數百人  
據赤谷以叛眞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  
免後鄆縣民王雅兄弟聚二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  
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冶容堡  
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眞以大軍未  
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眞  
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  
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玄達獻文時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逆帝遣給事楊鍾葵擊之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至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

尉撥爲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雒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雒州刺史兵頽擊之獲智度送京師

張赦提爲虎賁郎京畿盜魁自稱虎子豹子以赦提爲逐賊將軍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俠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拏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售求捕逐乃以赦提爲遊徼將軍前後禽獲殺之畧盡

韓務爲太子翊軍較尉時孝文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功授後軍長史

薛虎子孝文時爲平南將軍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李煥宣武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



起舉兵作逆煥督別將馮長樂統軍正祐等與軍司  
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  
仍令長樂等赴援秦州屬都督元麗遂共平之

李韶爲將作大匠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西道都  
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

元譚孝明時爲宗正少卿加冠軍元法僧外叛詔譚  
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  
行南兖州事

裴衍爲北道都督鎮鄴之武城時相州刺史安樂王  
瑳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瑳所部別

將嵇崇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  
討瑳平之

李神軌爲征東將軍時相州刺史安樂王瑳據州反  
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群  
盜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爲  
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爲前將軍廣州刺史儼平南將軍當  
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  
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谷楷爲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



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北齊王則初仕後魏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  
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  
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  
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  
行北徐州事

堯雄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時元洪威據潁州叛民  
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  
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  
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

之

宋顛爲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承吉據州外叛  
西魏遣博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衆迎接顛勒當州  
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李侃鎮魯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人李山花自號  
天子逼魯山城侃擊斬之

皮景和爲領軍大將軍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相  
口中值士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  
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  
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



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表聚千人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子饒京師烹之後周泉企初仕西魏雒州都督上雒人泉岳其弟猛畧與順陽人杜宙等謀翻雒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而宙沒東魏令狐整字廷保西魏末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大祖表爲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熈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

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劔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整說保罪逆



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衆人素服整  
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文貴爲大將軍代討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  
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衆反  
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攻隆州又令開  
府成亞擊柘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  
拜小司徒

陸騰爲隆州總管資州石槃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  
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內江  
路騰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

三千兵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爲簡較徐州總管東潼州  
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  
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掖下大夫武帝幸  
雲陽宮衛王真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  
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  
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

唐王栖曜爲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



荒詔內嘗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御其衆時栖曜遊奕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段秀實爲涇州兵馬使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璘移鎮涇州其邠寧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郡隸燒馬坊爲亂秀實斬其酋首八人方定

李勉爲嶺南節度使代宗大歷四年番禺賊帥馬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

斬之

劉海濱爲涇州別將德宗建中初李懷光爲邠寧節度兼領涇原代段秀實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別駕劉文喜等懼且因人之怨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朱泚代懷光又不奉詔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巨濟攻之於是泚屯其南懷光屯其東巨濟屯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常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賓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殺文喜傳首



關下

張延賞爲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千遂等討之其日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李泌爲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戍邊卒三千人自京西逃歸至陝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師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叛卒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都虞侯貞元四年七月授張獻甫邠寧慶節度使代韓遊瓌癸丑寧州戍卒叛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衆戍寧州及遊瓌受代以是月

壬子夜輕騎潛遁歸嗣其將率素驕怠畏獻甫之嚴旣因遊瓌夜出衙內千餘人遂叛大縱掠且圖監軍楊朝義邀奏以出奔之將請范希朝爲節度朝晟初逃於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來給其衆曰所請甚慚我來賀也繇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管將密謀反乙卯晨率諸軍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誰爲戎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

徐誠爲山西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



王臯卒其判官李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士素不悅之又取臯之私馬官賣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臯有遺令以官財分賞軍士是夜城中鼓角將楊清潭焚積草劫庫兵軍士皆亂遂燒府庫獨不犯臯之家李實縋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縋城而入號令止遏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清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財分賞府帑殆盡鼓角將三百人分徙諸州

王虔休爲昭義軍節度留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洛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趨臨洛以攻元誼是月誼除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疏請率洛州軍士防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洛水灌城分兵收雞澤九月虔休遣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悅於長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同悅走魏州庭芝進收雞澤又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守將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息洛水等數縣將吏居人聞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洛州潼濠冰合發卒數千人踰濠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鬪虔休軍稍



却會日暮冰解涉濠者多沉溺大將張沛來浩皆中  
流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洛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爲嶺南節度使會安南經畧使高正平  
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  
兵黷亂州縣姦賊狼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  
於荒裔

薛平爲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棣州  
爲賊所窘平卽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  
刺史王稷餽給稍簿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  
歸仍推突將馬狼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

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劫其鎮兵復共得七十餘人徑  
至青州城城中兵少力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  
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  
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  
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  
戮跡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畧又牙將馬廷銓謀逆平  
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爲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  
愿爲亂軍逐出都將李齊爲三軍所推權知留後齊  
遣兵收宋州朝廷除鄭滑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



許節度李光顏自領全軍赴汴州屯於尉氏縣八月  
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宥及其黨薛志忠  
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爲武寧軍節度使李宥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  
討之宥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繇是宋  
毫不從宥亂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  
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黨  
並各處置

陳君賞爲易定節度使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君賞  
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城  
復安

張仲武爲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偏將  
陳行泰權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  
將張絳殺行泰三軍復上表請絳符節仲武遣軍吏  
吳仲舒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伐叛黨帝允之  
鄭畋爲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黃巢入京城  
車駕在興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涇原節  
度使程宗楚秦州經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  
恭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黃



冊遣上將林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敗率師逆擊  
大破賊衆於龍尾陂  
王景崇爲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  
道慈谷靈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蘇祐擅駐兵騎侵突  
臣管界及謀逆亂事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  
謬承聖獎自拋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以困窮累  
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爲有兇皆  
納狐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嘗思怒目况朝廷  
道全姑息思務含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濮陽之望郡  
而又拒違明勅侮易天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款

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揚威昨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  
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樹功而遷善  
殊不知終懷鳩毒竟務鴟張劫石臼之倉儲逼冒零  
之鎮戍旋則亂駟虵豕入臣封疆陰蓄姦欺伺臣勇  
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  
倒其戈甲然終無一字以述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  
跡云本擬脅臣優給劫臣材廬奪戰馬而以利犬羊  
招亡命而別謀吞併臣尚觀釁變待以膳羞苟尚可  
以恩懷且欲候其勅命其賊緣已擬發露自致蒼黃  
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旣優饒稍過



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性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殺告軍將人數外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雷霆振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賊逋藏藪澤招聚兇豪締結厲階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卽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巢破邠蕩葉夷根者盖以其兇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疫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遊釜內今則攬槍一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鼓舞

梁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屯魏州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於府門卽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事梁爲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聚謀推玘爲留後玘不能遏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亭士伏兵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

孔勅爲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



將謀據潞州事泄劾誅之  
 任圜為工部尚書同光未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  
 王班師及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劫西  
 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圜因  
 署為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餘騎與都指揮使梁  
 漢顒監軍李延安討之圜先令都將何建宗擊劔門  
 下之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  
 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  
 悉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州  
 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

木為柵圍陣於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  
 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  
 敗之延孝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宗追及擒之圜命  
 載以檻車至鳳翔詔誅之  
 符彥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騷動詔  
 彥超北京巡簡朝廷先令內養臣鄭二人一監兵一  
 監倉庫留守張憲與彥超承應不暇及蕭牆變起明  
 宗入雒皇弟存詔單騎入河東與二寺人謀殺彥超  
 張憲據城自衛彥超預知其謀夜密謁憲曰揔管入  
 雒存詔此來無善意濟之以呂鄭吾徒禍不旋踵矣



宜出機先無落腐人之手憲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譟趨紙橋至曠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詔於衙城詰旦號令諸軍三城晏然  
符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成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瓦橋令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旣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劫坊市殺權州知州推官高遜仍劫彥饒為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願進程吾可為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安得自擇主帥行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懼及

禍曰爾輩欲吾為帥當宜便止焚劫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即分命撫遏斬其暴者是日安靜彥饒曰翌日吾於南衙領事當以軍禮見彥饒密與拱衛指揮使龐超謀伏甲於室詰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即命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殺其謀亂者四百人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為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沙彥珣為雲州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



揮使桑遷謀應太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謀叛太原人李元信至鞫訊伏罪並尸於市同惡三人晉盧順密爲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率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劍噉呼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較不爲遇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

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繇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夫處分間之任總負師之寄所以式遏寇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八十五

死事

古之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處分閫之任總貞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虐作固垣翰夾輔宗社保郭黎元誠安危之注意而



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遘難虞之會當討擊之際純  
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冒矢石而無憚奮  
不顧身淪於鋒刃其或失先聲後寔之效當彼衆我  
寡之勢戰則奔潰守則淪覆而能執心不撓握節自  
誓捐軀死難沒而益榮此所謂執戈衛社隕首無悔  
者矣

晉狼曠爲戎右魯文公二年秦師伐晉晉侯禦之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初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  
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 在僖公三  
十三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

與女爲鷄 欲共殺  
先軫 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

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

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

從師可謂君子矣

欒鍼爲戎右荀偃將中軍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鄭司馬子僑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於械林械林索也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鷄命而駕塞

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惡偃自專故棄之下軍從之

左史謂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太史

莊子曰夫子命從師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師也吾將從之

從師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師莊子為左故曰吾師伯游

曰吾今寔過悔之何及多遣秦禽軍師不知恐多為秦師所禽獲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

櫟之敗也役取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

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以鞅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魯公叔禺人昭公子也魯與齊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二年齊

國書帥師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

伐我是也保罷倦扳其杖頭上兩手掖至休息者保縣曰使之

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

雖病也謂時任之雖重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士

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攻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用人恥之我

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汪錡皆往死焉奔敵死齊

冠隣里也重皆當為童未冠者之稱姓魯人勿欲殤

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問于仲

言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



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齊國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本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

死子陽宗樓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勸

勉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肅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典令使問弦多以琴

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

台聞鼓聲已矣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戰于艾軍不聞金言將死

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

楚大夫史皇吳伐楚楚師亂吳師大敗子嘗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

漢周苛為御史太史高祖令與樅公守滎陽三年項

羽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亨謂煮而殺之并

殺樅公

紀城以將軍從高祖擊破秦人漢守三秦戰好時死

事封子通為襄平侯

漢孟吳楚反時頰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時頰陰侯是灌



嬰之子名何轉  
寫誤為嬰耳

孟為較尉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

韓千秋故濟北相武帝元鼎四年南粵相呂嘉為亂  
天子遣千秋往入粵境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後漢叔壽為破虜大將軍光武建武元年擊五校賊

於曲梁戰歿

曲梁屬廣平國  
今維州縣也

劉植為驍騎將軍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  
縣賊戰歿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  
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

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致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  
之曰此義士守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  
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  
劉尚為武威將軍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  
傳育為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三年胡羌叛出塞更依  
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  
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  
與諸郡剋期擊之命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



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塊谷去虜數十里育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擾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人而死

張顯爲漁陽太守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顯數百人率出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雖重宜自結營必先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

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仲光爲右扶風安帝元初二年與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並沒蔡諷爲遼東太守建光元年四月濊貊復與鮮卑寇遼東諷追擊戰歿遼東成巖爲雲中太守建光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關巖擊之兵敗功曹陽穆以身捍巖與俱戰歿李超爲代郡太守順帝永建元年八月鮮卑寇代郡超戰歿



馬賢為征西將軍陽嘉五年且凍傳難種羌反叛以騎都尉耿校副賢將兵十萬屯漢陽羌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谷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疋穀千斛封賢孫光為武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趙冲為武威太守督河西四郡兵馬建康元年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繇是衰耗

尹耀為揚州刺史建康元年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

生等寇掠城邑九月耀與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於歷陽軍敗耀顯為賊所沒

倪式為九真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入進攻九真式討之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

劉岱為兗州刺史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岱戰死

鮑信為濟北相迎曹公領兗州牧會黃巾大眾入州界曹公以賊將勝而驕故設奇兵挑擊於壽張先與



信出行戰地後岫軍未至而卒與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曹公信得潰圍出然信遂沒時年四十一僅賊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張濟爲驃騎將軍討呂布屯兵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

魏夏侯淵爲征西將軍守漢中漢建安二十二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

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嘗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衛茲陳留人也太祖至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令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入失利身沒

龐德爲立義將軍討關羽戰沒被殺後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鄴家中身首如生趙昱爲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宰



韋康為涼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  
遂為超所殺

孫觀為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  
突左足力戰不顧武帝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  
風益奮及瘡甚遂卒

曹攄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句吳  
戰敗死

蘇尚為將軍隸并州刺史畢軌明帝青龍元年鮮卑  
軻比能誘納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  
迎其累重於陘北軌遣尚及將軍董弼等擊之比能

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

張郃為左將軍加特進諸葛亮出祁山詔郃督諸將

西至雒陽城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

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

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

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逐

追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弓遵為帶方郡太守景初中樂浪部從事吳林以樂

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

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遵與樂浪太守劉

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蜀龐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進圍雒縣統率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關羽為前將軍率眾攻曹仁於樊孫權先遣使為子

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

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

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

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曹

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

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

子平于臨沮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

公不即除之自取大禍乃以敵劉曹左右曰彼子不可養為害曹

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張南為將軍從先主征吳與馮習俱死

龔祿字德緒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

害時年三十一

王士字義彊丞相亮南征蠻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

蠻夷所害

趙廣為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張嶷為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

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

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殞

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



護雄襲爵

向朗為中領軍後主延熙三年征漢蠻夷被害

諸葛瞻為行都護衛將軍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卿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李球為羽林右部從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

綿

失陳武字子烈從孫策征討有功策破劉勲多得廬

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尤為大帝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大帝哀之自臨其葬

蔣欽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徐琨為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張悌與諸葛靚之禦晉兵也吳師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行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恩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嘗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



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始如是靚流淚  
放之去百餘里已見為晉軍所殺

留贊為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  
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樂涪戰敗澄策  
死之

楊欣為涼州刺史咸寧四年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  
武威敗績死之

周處為建武將軍惠帝永平六年氏帥萬年僭號稱  
帝遣處與安西將軍夏侯俊等討之處及萬年戰於  
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  
時眾寡不敵臨陣慷慨奮不顧命以力殉國力戰而歿

平西將軍

索靖為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  
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嘗侍遷後將軍大安  
未河間王顥舉兵向雒陽拜靖使持節監雒城諸軍  
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  
傷而卒追贈大嘗  
曹攄為襄城太守懷帝永嘉二年為高密王簡征南  
司馬其年流人王道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  
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姦兇人也譎攄前戰  
期為後繼遁而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酈縣軍敗死之



路述為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王粹為鄴郡太守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鄴郡粹戰敗死之

王賦為安北將軍永嘉二年石勒寇鄴樂賦遇害王堪為車騎將軍石勒襲白馬堪死之

宋抽為征虜將軍永嘉四年七月劉總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

崔曠為襄城太守永嘉四年十月石勒陷襄城曠遇害

郭察為安城太守永嘉五年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察與邵陵太守鄭融充陽內史滕育並遇害

郝詵為平北將軍劉琨部將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詵帥眾禦粲詵敗績死之

李暉為龍驤將軍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寇冀州上白暉死之

賈匹愍帝時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邦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匹帥戎馬二萬餘



人將伐長安平西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匹先攻恢不尅匹邀擊大敗曜中流矢退走匹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瀘水胡彭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匹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匹勇略有志節以興復晉室爲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魏浚爲揚威將軍河南尹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

華化字長風爲征虜將軍討汲桑戰沒  
陶侃之子與果烈善戰爲武威將軍後與杜弢戰與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趙誘爲王敦參軍加廣武將軍與苻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元帝大興初復與卓攻破滅之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琦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共拒之琦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死之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龔與誘俱死



陳超爲平北將軍祖逖督護大興二年冬十月逖遣起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陣

司馬玖爲將軍明帝大寧元年春李雄使其將李驥任回寇臺登玖歿之

羊曼爲前軍蘇峻之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師

楊術爲朱提太守咸和二年正月寧州秀才龐遣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嘗費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與術援遣戰于臺

登岳等敗績術死之

孟彥爲舟川守將康寧六年三月李壽陷舟川彥與劉齊李秋皆死之

毛寶爲征虜將軍咸康中石李龍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義夏陽寶及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

沈勁少負志節穆帝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寇軍將軍陳祐守雒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



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崔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救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令定雒陽而殺沈勁寔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李福爲潁川太守興寧二年春慕容暉將慕容評襲許昌福死之

吉挹字冲祖孝武初爲魏興太守輕車將軍以拒苻堅堅將韋鐘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部軍事鐘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屬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衆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韋簡爲東平太守太元十九年十月慕容垂遣其子

惡奴寇廩丘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



被害

謝琰爲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近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者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氏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撻不食而食檀斌爲兗州刺史石勒將瞻攻陷鄒山斌死之前趙韋忠爲劉聰鎮西大將軍平羗較尉討叛羗矢盡不屈節而死前燕呂護爲慕容暉將奔于晉尋復叛歸于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雒陽中流矢而死



後秦楊佛嵩姚興時爲都督嶺北討虜諸軍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謂不然佛嵩果爲勃所執絕吭而死

姚平爲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退之及于竹嶺姚瓚率隴西太守姚泰都雒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父泰都王

煥皆戰死

趙玄爲姚泓征南姚洸部將洸鎮雒陽時宋高祖爲晉太尉總大軍伐泓檀道濟次成臯玄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成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栢谷以衆寡不敵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肩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歿去將何之皆死於陣姚洽爲姚紹左長史時晉軍伐泓紹率姚鸞等步騎



五萬距王師于潼關檀道濟固壘不戰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京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暴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紹遣洽及姚墨蠡等騎三千屯于河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遣輪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

後梁壘澄仕呂光爲酒泉太守時沮渠蒙遜叛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蒙遜起兵逃奔賢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祿福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涪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戰敗澄策死之

宋孟龍符爲龍驤將軍廣川太守高祖伐慕容超令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

麟度之爲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度之率州郡兵力



出即城屯三連立木橋聚糧以待道彥等積日不至  
 為宗之子軌所襲眾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勤退  
 寧虜之厲色曰我伏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  
 也敗戰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徐達之尚高祖長女為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  
 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荊州休之遣  
 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陳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係祖為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  
 軍援之係祖自支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藉  
 遂見殺詔書追贈都太守

桓詢為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追  
 贈冀州刺史

鄭墨淮西人秦始皇元年晉安王子勛與豫州刺史殷  
 琰同逆墨以前奉朝請率子弟部曲及淮右諸部起  
 義於陳郡城有眾一萬明帝以為司州刺史後虜寇  
 淮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  
 韋山松為益州刺史劉秀之中兵參軍南譙王義宣  
 據荆江為逆徵兵于秀之秀之遣山松萬人襲江陵  
 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  
 進至江陵為魯爽所敗山松見殺



劉勔為尚書右僕射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署佐吏鎮杆石頭既而賊眾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航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促勔渡航進戰擊所領于柝南戰敗臨陣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贈散騎嘗侍司空本官如故

沒

劉康祖為佐將軍聞魏軍寇壽陽白虎牢率七千人來赴魏軍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曰顧望者斬首轉

頸墮馬死  
 壯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

冊府元龜

丹府元龜 將帥部



